書義主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義主意

王充耘編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書義主意卷之一

元　進士王充耘　輿耕編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史臣贊堯之辭放勳二者總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其得之天者異於人也恭讓以總其行實而先之以允克其行諸身者又異於人也故其所以光被四表格上下蓋極言其德之所以充塞無間也所謂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其德□□□而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塞乎天地有不可掩者此所謂放勳也

德無盛於帝堯故史臣之贊美之者亦非其餘可及前既以二字總其概繼申言其詳末又言其效見得帝堯是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德業如是其不可及其後稱舜禹皐陶四稽古文法皆同但有輕重詳略如贊舜曰重華協于帝此一句足以盡舜生平不過曰舜如堯而已矣堯舜皆聖人無所優劣也稱禹文命敷于四海則與所謂自然被四表格上下者有間矣猶王者氣象也至皐陶則稱其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但言其躬行以輔舜禹。蓋純乎臣道也。稱禹者霄壤不侔。蓋逐一稱贊。各當其人。而其文法俱相似。但解者不察。以祇承于帝曰。粘卻文命敷于四海。已失其指。又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爲皐陶所陳之謨。是以其義□□不明。作□□□□□今□□□□□□□曲說趨□□□□鄙見□推□引得如此。亦可證得前頭意思。經緯明白。易爲提掇耳。大概古人作文。一字不苟。但後人自看不出。以心粗故耳。除其間缺文錯簡。聱牙者不可通。其它一言半句俱有意。決無雜亂無統紀者。且如言堯德性而曰欽明文思者何。欽存於心而明燭物理。文見乎外而思存乎中。皆表裏之謂也。言行實而總以恭讓者何。恭以持己。讓以接物。日用之間。惟此二字足以該括其所行矣。既曰被四表矣。又曰格上下者何。言四表只說得橫四至。故又言格上下。方見六合之內。無所不到。且此題全要做得聖人氣象出。欽明文思。人人有之。安安則未之見。恭讓人有能者矣。允克則聖人之所獨也。如是則知其允極。安得不彌六合。源之深者流必長。實之博者聲必宏。斯之謂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聖人能明其大德。是以修己之功。蓋無以復加。故推以及人。而無感不應。所謂舉一世而薰陶之。而無有出於聖人範圍之外者。

又

上文稱贊是虛說。此方指其實事。言所謂放勳者。此也。此固是身家國天下。但衆人搭上修齊治平上

說。取重去便易失卻聖人氣象。此是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故隨感隨應。其效神速。如所謂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存神過化。綏來動和。舉天下之大。皆同於德化之中。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德曰俊德。明曰克明。故以感人無不應者。固非衆人所及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爲治之法。莫先於治歷明時。蓋天時正。然後人事方有所統紀。是以聖人愼之重之。終始不離乎敬者。此也。日月星之遲速。有自然之行。辰之遠近。有自然之要度。步之以歷。占之以象。不過敬順天道之自然。而無敢用其私智者。蓋將以授之於人。使知東作西成之候。其所係者甚重也。苟一或不謹。而上有乖於天。卽下有誤於人矣。

〔破〕聖人之命官。順乎天以作歷。明其時以授人。始終不越乎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餘三節同此意。

註謂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放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所分有定職。所居有定方。所放驗有定法。晝測日景。夜求中星。皆仰觀諸天。以察有形之象。民以和而析居。鳥獸以和而生育。此又俯察民物以驗夫無形之氣。古人作曆。周密如此。所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非敬天勤民者。孰能如是。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所命者分掌四時。至此又總命之。四時一周則爲一期。期之日三百六旬而又六日。蓋有奇而不齊。

作曆者必因其餘以置閏。然後四時可定。而春不可以爲夏。歲功可成。而子不至於爲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此信治百官。孰敢玩歲愒日而不思所以趨事赴功。庶績咸熙。亦其效之所必至也。

又無帝曰字

前分命四節審曆之正此又以置閏足之。然後曆法方全備。蓋以一期之日。有奇不齊。必以餘日置閏月。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否則春失閏而爲夏。寒暑反易而時不定。子失閏而入丑。名實乖戾而歲不成矣。故定時成歲。全係於閏。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而布德宣惠。夏而勞民勸相。秋冬則禁暴慢謹蓋藏之類。如月令所載。皆百工之職也。天時既正。則人事自修。以此信治百工。如日省月試。考績黜陟。如所謂歲終詔廢置。三歲行誅賞。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之類。人无敢不及時趨事趨功者。所以衆功皆廣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亦史臣贊舜德爲聖人之實尊爲天子之由。重華協帝。蓋亦總言之。光被四表者堯也。而舜重光如堯。然其德可謂盛矣。夫謂之重華。則一言足以極其形容。然究其所以。則累言不足以盡其蘊。是故濬哲文明。温恭克塞。必枚舉而歷言之。以見聖人所以由側陋而登庸。自耕稼陶漁以爲帝者。凡以此也。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與堯克明俊德一題相類。皆是說聖人神化之速。其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歷試諸難之實也。但上三者是常事。猶可能。末一節卻是處變不亂。最人所難能者。於此觀之。則舜非特有過人之才。且有絕人之量。舉而加之萬民之上。若固有之宜矣。孟子稱其耕歷山而人讓畔。漁雷澤而人讓居。陶河濱而器不苦窳。與前三事相類。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富貴貧賤變於前。而其心未嘗變。亦與後一節相似。

又

此是堯得舜而歷試諸難。而舜爲聖人。才全德備。無施不可。故凡有所爲。其效響應。然上三者。皆人事之常。衆人猶或可及。卒然而遇天變。於此而不震不懾不易常度者。此豈衆人所能及哉。誠如是。付託以天下之重。所謂談笑而舉之者矣。豈不能勝其任乎。堯所謂以天下得人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初攝位。庶務更新。以示正始之道。而事之重者。莫急於治曆明時。故首察璣衡以稽天象。其次莫重於祭告神祇。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次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聖人攝位。首祭告神祇以感於神。其次朝會以感於人。蓋天子爲神之主。又爲民之主。正始之道。必以此二者爲先。觀其祭非常祭而謂之類。朝非常朝而謂之日覲。可見矣。

又

天子乃神人之主故舜既攝位卽禮神祇以盡祭告之誠以君爲神之主也朝諸侯以正君臣之分以君爲人之主也皆正始之道所當先者故祭非常祭而特行之朝非常朝而特徵之觀類與日覲可見矣然主祭而神享之天意之所屬也會朝而諸侯率服人心之所歸也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哉

若只作上一截則言神有尊卑故祭有先後所以先上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後及羣神也

若作下一題則聖人當攝位而合諸侯所以與天下正始也其間但以輯瑞班瑞爲說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聖人之時巡始於舉祀事以感神明終於朝諸侯以明禮法二月而東至岱宗蓋各順其時然所至必先祭祀而後覲諸侯先神而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猶前類禋望後方輯瑞覲岳牧也肆覲與肆類文法同當就此分上下截其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皆覲東后一比事也此言舜攝位之初祭告會同之後卽出而巡狩方岳凡禮法之所係者一一整飭之以新天下之治而與四方正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聖人之疆理天下封表十二州之山濬導十二州之川所以辨封域正疆界也蓋自攝位以來察璇璣以正天時修祭祀以交神明會同巡狩以撫馭侯國至此又從而正經界其先後次第如此然於此可

見胸次包羅。規模廣大。舉四海之廣。皆在其心量中。其經界區處。井井有條。所謂與天地同流。豈曰小小之補助而已者。於此可見。此處要□規模氣象宏闊。它人管一家。且有莫知所措者。今聖人一出。便能整頓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聖人從而封之濬之。而州域不勞而辨矣。作此題者。說出聖人氣象方活動。不然。則索然無說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若上截作一題。則以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爲下截。

聖人之制刑有定法。而其用刑無忽心。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雖聖人有所不容廢也。故重而五刑。寬則有流。輕焉鞭扑。寬則有贖。誤犯者不待流贖而遂赦。不悛者不聽流贖而必刑。或重或輕。或操或舍。截有定敍而不紊者。立法之道也。然刑特以討有罪。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耳。非恃之以求逞也。故法雖有定。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者則無窮。聖人豈忍於用刑也哉。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明於立法者。所以奉天討不易之定理。而謹於用法者。所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上是經常之法。下是用法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聖人用刑輕重。各當其罪。故足以服天下之心。流輕乎放。而殛重於竄。蓋因其罪而罪之。故各隨

其輕重而異其法。聖人初無容心於其間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重不失之苛。輕不失之縱。夫孰得而議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四岳居其一。則其咨命之辭。與十二牧九官一體。下三句是責任四岳職事。四岳掌四方諸侯朝聘。則四門只是賓四門。而注乃云來賢俊。諸侯來朝則必奏言試功。明目以察之。達聰以聽之。四岳之責也。而說者乃云決壅蔽。註未得經意。故說四岳不親切。甚者不曉欲把四句平說。尤爲無理。今只依傳發明。而中間卻要指言此是命四岳職事。卻以前意插入其間。蓋四方諸侯故來自四門。而明目達聰亦以四言。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毋使明於此而昧於彼可也。

此卽是聖人卽位之初。廣詢博求。兼聽遠覽。汲汲於爲治。而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焉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上是命四岳當爲之職。下是命十二牧以養民之政。蓋四岳所以總治於內。而州牧所以總治於外。二者內外之要職者也。故舜於卽位首咨之。觀其攝位亦首覲羣牧可見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聖人命養民之官。備言養民之政。而又極言養民之效。夫州牧以養民爲職者也。故首以務農時重民食言之。此固養民之先務也。然必柔遠能邇。任賢去邪。而後民得於所養。否則德澤壅而不宣。賢否混

而易位。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故歷言之。使於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豈徒內治之民安。雖外夷亦爲之率服。蠻夷率服。則中國治安不言而可知矣。此蓋極言其效之所至。猶益言儆戒無虞。而終以四夷來王。皆舉遠以見近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百揆之職至重也。非庶官可比也。故舜不敢輕授。必咨之四岳。以求非常之人。伯禹之功德隆盛。非羣臣可及也。故公論推舉。而帝亦信之。而授以非常之職。然舜非不知禹者也。付之公論而已。無容心焉。此可以見上之選人也嚴。而下之舉人也當。所以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聖人念民生足食之難。故其命官以務農爲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聖人念民俗之薄。而命臣以施教之方。夫民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而況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上之人安得不思有以變其薄俗也哉。汝作司徒。敬謹以敷五教。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寬裕。勿迫使之優柔而自化。此二者施教之方也。能如是則風俗不期而歸厚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聖人之刑。爲猾夏姦宄而設。蓋有不得已也。上言爲惡者衆。以見用刑之由。次言五刑五流。以明輕重有一定之法。末言惟明克允。以示用刑之要。夫去惡所以安民。蠻夷而爲中國之憂。寇賊而爲內外之害。聖人之所甚惡也。於是治之以士師。重者刑之。而刑有三就。輕者流之。而流有三居。所以待之者。固有一定之法矣。然惟察之明。而小大無所遁其情。然後用之重。而輕重無不當其罪。庶幾猾夏者知所畏。而爲姦宄者有所懲也。命稷所以富之。命契所以教之。教之而不從。然後命皐陶治之以刑。所以輔教之不及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作什器。所以利民用也。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作淫巧者非若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文皆所以憂民至此。則又欲使草木鳥獸亦得以遂其生。聖人之仁也。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使各順其性。若天閼其生。非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前言治民。此言事神。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夫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其禮不同。而皆以敬爲主。蓋禮者敬而已矣。而況於交神明乎。必無早無夜。一以寅畏爲事。庶幾心無私曲。湛然清明。而牲幣祝號

之次第。籩豆鼎俎之隆殺。壇壝圭璧之陳列。皆秩然有序而不亂。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敬心之所爲也。蓋以交神明聖人之所甚重也。故秩宗之職。必咨四岳以求其人與百揆等。其愼重可知也。故其後獨以欽哉申戒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之以輔導之方。必深明乎制作之妙。夫教胄子必有其方。而其所以教之必有其具。而温而栗。所以翌其偏。无虐无傲。所以防其過。抑之揚之。輔導之方也。詩歌者。本諸性情。聲律則稽諸度數。所以歷言夫作樂之由。至八音諧而无奪倫。則神人可感。所以極言夫樂和之效。神且感。而況於胄子乎。此教之具所以在於樂也。

此題只與命皐陶者對看。便見得分曉。樂爲抶胄子氣質之偏而設。猶刑爲禁蠻夷寇賊之爲亂而設也。刑有三居三就之殊。樂有詩歌聲律之異。刑必惟明克允。而後足以當人心。樂必諧而有倫。而後足以和神人。其咨命節次大率相類。前一節先言胄子德性多未純。吾欲使之如此純全方好。次一節作樂之曲折。末言克諧。曰無奪方是戒飭責望后夔之辭。言必如此純如皦如。方能感動得胄子。方有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方可以无負汝典樂之職。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人欲去讒邪之害以安衆心故命官以謹出納之防而求其當夫讒說進則治功隳聖人所以深惡而重爲之防也且人君固愼於聽納而巧言易以惑人凡善類无以自容而衆心爲之不固者皆讒說之爲害也聖人於是有納言之職焉夙夜孜孜愼汝所職教令必審而後出奏逆必審而後納使悉當於理而不悖焉則有以杜讒慝之口矣

舜命九官納言獨居其末蓋禮備樂和功成治定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苟讒間得以行於其間則是非亂而觀聽駭賢者恐懼人人自危不得展布四體以爲治而前功盡廢矣何以保治功於無窮也哉夫子論爲邦於樂則韶舞之後必繼以遠佞人正此意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所任之職不同而相天之事則一故總以欽哉戒之天下之事无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之而命之君君不能獨任而分之臣典曰天敍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何莫非天之事者人特相之而已一或怠慢不敬則曠官廢職且得罪於天矣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敬无往而不存即事無一之不理矣聖人戒飭臣下所以辭約而理備也勉之以敬而警之以天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守職矣

又

發聲嗟之辭以告其臣者所以使之敬其事之出於天也天下之事孰非出於天哉人臣之職雖各不

同而凡所以爲其事者孰非天之事也事雖出於天而相之者在乎人苟違天則失其所以相之之道矣爲人臣者可不敬其所事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聖人之命官告戒之辭嚴於先勸懲之法繼於後此其治功所以無不立也

三載考績至庶績咸熙

聖人執御下之權故朝無不舉之事夫課功以行賞罰此人君御下之權也聖人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賞罰既明而人無不力是以衆庶之績雖有不同而咸熙之效若出一致

蓋天下之治皆分之二十二人聖人但執賞罰之柄而已此所以恭己無爲而治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言其君臣交際截有定制而其綜覈勸奬臣下復有要法此所以不勞而治也夫五載之多天子一往巡守諸侯各一來朝其交接有時而不亂奏言以觀其蘊試功以考其成而車服以厚其報其賞功覈實而不欺聖人以寬訓衆以簡御煩之道也一往一來禮无不答所以通上下之情言必敷奏而无所壅功必明試而无所蔽民功曰庸立諸侯所以爲民也故有功於民者輒旌異之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上是史臣贊禹之德。下是史臣述禹之言。本難相連。只得取巧說。禹之德教。既以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矣。而其心猶未敢自以爲足也。方且責難於君。欲君臣同其敬畏。各盡乃職。以成治化於天下。所謂處已治如未治。此大臣之用心也。然亦无背於理。无忤於註。儘活動有生意。乃者難辭。非已然之謂也。言必先如此。乃如此。正責難之意。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大臣有文教以加於百姓。猶不忘忠諫以事其君。必君臣皆存敬畏之心。而後政可成而民可化也。

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

人臣有責難之論。而人君有深信之辭。

此題本與傳注不合。然臣言君答。本自相應。傳者自失其旨。故或有如此出者。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上是深贊克艱之效。下是極言克艱之難。蓋君臣果能如禹所言。各敬其職。則公論大明。善類畢集。而天下大治矣。然而豈易能哉。自非稽衆從人。安能使嘉言之罔伏。非不廢困窮。安能使賢才之无遺。非不虐无告。安能使萬邦之咸寧。此克艱之所以爲難。惟帝堯而後能之。非常人所及也。

〔破〕克艱之謨。深許夫大臣克艱之實。歸美乎前聖。若只作上比。則就允若茲截。言能以克艱之道體諸身。則致治之效不可及。

若作下比則就允若茲截然下句對上文四事不同四句自是兩事每事下就插帝之意言惟聖人爲能忘私順理惟聖人爲能重民好士如此則不費力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聖德之大非一言所能盡其形容天下之大以一人爲之主宰蓋有至大之德則足以膺至大之任也廣運總言其統體既廣大而無外又悠久无疆聖神武文是言其條目其變化不測皆自廣運出大德者必受命聖人所以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大德者必得其位惟其德爲聖人此其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破)聖德同乎天非一端而可名天命集乎君全一統而无外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以上詳言警戒條目下比極言警戒效驗人君安不忘危而能事事知戒則人心无遠而不服矣四夷歸往中國治安之效可知

上二句是總提其綱中十句備言其目末一句極言其效先吁後戒以發其聽又特以無虞起其怠蓋人能戒懼於憂患之日而不能不懈惰於宴安之時然不知治生於亂危生於安故致治在未亂保邦在未危苟事變之來始惕然憂畏已無及矣然所以警戒之目如何下文曰罔曰勿曰無者是也看來

百志惟熙一句亦是戒之之辭言凡百心之所向皆要光明俊偉莫要猥下卑汚傳者以此句爲收效便與上下不相屬便是難下筆只是到此輕輕一二語蓋過謂之避礙就通不要抵死求分明庶不礙傳此八條皆有所指既枚舉而歷數之又總之以無怠無荒以致其丁寧之意此一句無所指之事但怠以心言欲其無一念不戒飭也荒以事言欲其無一事不戒飭也既謹之念慮之微又防之事爲之著至此愈敬愈密矣如是則其效將如何雖四夷且來王中國治安蓋有不足言者矣所謂極言其效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人君恩足以及人者貴乎利足以及人故養民之功不造其極不止也上是政治之要下是保治之法德在於善政善政在養民養民之具在六府三事之九功九功之修和在於順敍九者之敍要可歌如是則民得其養而治功成矣然而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而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故戒之用休以勸其勤如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之用威以懲其怠如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又以勉勵督責而使之強爲不如鼓舞勸相而使之樂爲故又即其九歌以勸之庶幾逸能思初安能思始不待戒而勸不待董而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保治之道也聖人之憂民何其至歟方其治功之未成也則反覆窮極必底乎成而後已

及其已成也。則又維持輔相。必爲无窮之憂。民其有不得其養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功在天地者无窮。功在生民者亦无窮。聖君所以歷言而深美之也。夫地平天成。則天地以之而安其所。六府三事允治。則民物以之而遂其生。不惟當世蒙其功。將使萬世被其澤。豐功偉績。豈它人可冀其萬一哉。聖君特推而美之。良不爲過。

聖人能除大患。興大利。使天地位而物萬育。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自生。則平成之功。固萬世之所賴也。不能外六府三事以爲養。是六府三事允治。亦萬世之所賴也。當時廷臣舉无能出其右者。故曰時乃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故推其成功以美之。言汝之功在天地生民者如此。固无不得其養者矣。

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此是禹以己之短。形容皐陶之長。欲其君念之而不忘也。蓋君天下者。凡以有德足以得民心而已。己无德而民不依。則固不足以勝任。此皐陶邁種德而黎民懷之。則足以當大任而无慊矣。在我之所不足。在彼乃其有餘。其次在民心而不能忘。在君心如之何而可忘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大臣之推讓同列。思之反覆而不能忘。欲人君深悉其行事之不可忘也。蓋皐陶非徒有不可忘之德。

其明刑弼教。亦且有不可忘之功。在我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忘。在君固當深念之而不可忘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臣民无或觸法。以大臣善於用刑。聖君所以推其功而美之也。夫天下如此其大也。臣民如此其衆也。敢干正者固无有矣。而或干正者亦無有焉。果何以能若是哉。以汝爲士師之官。善於用刑故也。聖人之治。以教化爲本。而假刑以輔之。汝能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禁奸致治而已。期於民知所畏。而可以不用刑殺耳。其用心如此。蓋惟欲使民遷善而遠罪。出刑而入教。而非欲殘民以逞者也。夫是以民皆協於中道。而无或干正者焉。蓋臣民放僻邪侈以犯上之令者。由於中道之不明。中道之不明。由於教化之不立。教化之不立。由於刑罰之失中而无以輔之耳。夫刑爲過中失正者設也。教之以中正而不率者。有刑以齊之。則過者必俯而就。不及者必企而及。皆相率而□□道之歸。而自无或干於正者矣。所以刑措而不用也。所謂勝殘去殺。所謂舉皐陶不仁者遠。蓋如此。其功之盛。孰有及之者哉。

明于五刑至時乃功。

大臣假刑以防民。其心常超乎法之外。天下遷善而遠罪。自相率爲善之歸。則其功爲不可及矣。昔者皐陶能明五刑以輔五教。其假刑以防民。使之有所憚而力於爲善者。蓋期其君以至於治。雖用刑而實期至於無刑。其設心措慮。固常超乎法之外者矣。故天下之民。皆合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焉。此非

明刑弼教之驗也歟。是皐陶之功。固有不可掩者矣。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聖人德周於身。而无過舉之事。故民化其德。而有刑措之功。夫聖人一念好生。形於事爲者无不善。則其深入於民心者當何如哉。夫其臨下御衆。不失之於煩苛。賞善罰惡。能通人之好惡。過者雖大而必宥。故者雖小而必刑。罪有可疑。刑思從輕。功有可疑。賞思從重。與其輕殺而陷非辜。寧自失刑而縱有罪。此其仁愛忠厚之至。隨所寓而形著。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果孰有愆過之可議者哉。夫德充於身。則民化於下。凡其不犯於有司者。皆其好生之德。有以深入乎其心故也。君德罔愆。則民用不犯。其效固應爾也。皐陶因舜以臣庶罔或干正美其功。故以民自不犯歸功於其上。所謂刑措不用者。非臣之功。皆帝之德也。

罔愆二字。是提其綱。九事皆其目也。臨下貴簡而不貴煩。御衆貴寬而不貴迫。其餘刑賞。皆甯可過厚而毋過薄。此所以爲罔愆也。如此薰陶漸漬。是以能去殺勝殘。易俗移風。家稷人皐而比屋可封。刑雖設而無所用。

德有諸己者。无可指之疵。而入於人心者。又淪肌而浹髓。此所以能致刑措之功也。帝以臣庶罔干予正。歸功皐陶。故皐陶以民用不犯于有司。歸功於帝舜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化神於下而聖君有以遂其心功歸於上而大臣有以著其美夫刑措不用者聖人之本心而明刑弼教者大臣之能事使無皐陶之刑則舜之欲不能直遂而教化不能以大行是皐陶固不可忘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論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事名贊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言盡

洚水儆予止惟汝賢

大臣之功德一身備之而有餘故聖人之稱贊累言形之而不足夫當大患之來汝能言之能行之而有成大功此固足以見汝之賢矣處家國之間能勤能儉而自視若无尤足以見汝之賢焉且常人能爲國平水土而除莫大之患以成不世之功必將恃功而怠惡能勤矜功而侈惡能儉而禹乃自視欿然克勤克謹如未嘗有功者焉聖人所以枚舉而歷言之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而極美之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止嘉乃丕績

人臣自處謙退而莫能揜其善故人君美其功德而不能已於言夫有高世之才而又有絕人之量固聖人之所深與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禹乎能過天下而不矜若未始有能者故天下莫與爭其能

功高天下而不伐若未嘗有功者故天下莫與爭其功能雖不自矜而予則以其德之盛者莫能加功雖不自伐而予則以其功之大者莫能及德曰乃德功曰乃功明非它人之所得與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上是存心出治之本下是聽言處事之要操修之力所以制其外納聽必愼所以養其中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心有不同惟制之以道則動適其中而无過舉言之淆亂惟接之有道則是非可否莫之能欺內不汨於私慾外不惑於人言則天下之治无施而不當矣召公告武王以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正以此也

此題重在執中上人能精察力行依乎中庸矣然有信道不篤而反爲人言所惑遂不免過不及之差者故執曰允執欲其確然不爲私意之所搖奪不爲人言之所變移始得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君民相須斯有以立其國人君必敬謹而求所以盡其道夫君民之勢固爲相須然君之不可无民甚於民之不可以无君也故君以愛言以民非君固无所奉戴民獨以畏言以君非民卽无與守其國矣是民之可畏有甚於君之可愛也夫民旣有可畏之實則人君安得不存敬畏之心故旣以欽哉戒之而又欲使之愼乃有位而无敢縱乎己敬修可願而求以結民心曰欽曰愼曰敬所以見爲君之難而斯須不可有慢易之心也此是偏重民一比說庶幾有以來下面三句若平說君民則下面來不得雖

近乎鑿然以畏字粘欽愼敬字亦自有不背欽哉是總戒辭下面愼有位又是說君敬修可願又是說民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上言有德者足以服人下言修德者戒於自滿夫至遠莫如天也而德足以動之況於人乎然而自滿則招損惟謙能受益此乃天道之自然若以爲吾德已足而不加修是乃致損之道固宜苗頑之不服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難感者既無不感難化者亦無不化顧修於己者何如耳能齊慄以祇事則瞽瞍亦與之俱化故至誠尤足以動神而況於有苗乎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君德有諸己故臣得以輸其忠大臣所以深信同列之言而欲究其蘊也夫惟有道之君而後能自信其臣故皐陶陳謨以爲爲君而允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而所弼者無不諧是言發於皐陶之口而已深信於禹之心矣故俞以然其言如何以致其問不徒欲聞其說又必欲究其詳此大禹好善無窮之心也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人君修己之道惟能謹始而慮終故其治人之道自能篤近而舉遠大臣所以深敬夫同列之言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臣以智仁之道爲兩盡同列嘆智仁之效難兩全夫智以知人仁以安民二者治道之所在固不可以偏廢也然而人固未易知而民亦未易安也故二者兼盡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何也蓋能知人則見之明而所任皆當其選能安民則惠之博而天下孰不歸心此其爲道固未易盡也欲兩全其效豈不難哉

爲治之道只此二事而已然必先知人而後安民故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者此也且以帝堯在上求賢而衆舉驩兜及鯀猶不免爲衆所惑是知人固堯所難也博施濟衆修己安民堯舜其猶病諸其安民亦帝堯之所病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論德非止於一端觀人非止於一事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彰厥有常吉哉

德有可名而不偏所以爲善行德有諸己而不息所以爲善人九德總之只是正直剛柔細分之卻有

九寬柔愿三者屬乎柔德亂擾直三者皆正直之屬也簡剛強三者剛之屬也常人寬者或不足於栗

柔者多懦而不能立非全德也既寬矣而又栗焉柔矣而又能立焉則其德爲全而不偏矣此只是泛論德有此九者之目耳若論其在人者則不可求其全但觀其實有何如耳彰者實有諸內而形諸外者也如寬者自然從容柔者自然委婉由其外以知其內此固觀人之法也然又須觀其有常蓋常人德非實有則雖勉強矯飾於一時不能不發露於悠久必能久而不變焉斯眞有德者矣故可以爲吉士蓋彰則表裏如一有常則始終無間非德充於身者能如是乎此所以爲觀人之要也

德之見於行者不可以一事名德之在於人者可以一言定不可以一事名故自寬而栗至彊而毅其目有九可以一言定者彰厥有常而已彰者積中而形外常者終始無間此非吉士而何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君度德以定位而在下無遺才故人臣趨時以立功而在上無廢事夫爲治莫先於得人下無不用之賢則朝無不舉之政此必然之理也昔者皐陶以知人之法陳之舜以爲德有多寡之不齊人君之用之必各稱其任三德者使有家六德者使有邦而又翕受敷施使九德之人成事其事俊乂之才皆在官使則下無不用之賢矣誠如是吾見百僚皆以德而相師百工皆順時以趨事而庶績凝成舉無不立之事矣上是取人之廣不是得人之效

人臣能日宣日嚴其德者必能明治其家邦故人君盡取天下之賢者而任之則人各趨事赴功而治

功無不成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人君正身以率下。所畏者事之微。求賢以任官。所重者天之託。夫人知逸欲不可教。然不知兢業以圖萬幾。則逸欲有時而縱矣。知庶官不可曠。而不知天工須人以代。則庶官有時而或曠矣。故知禍幾每伏於細微。則將兢業之不遑。而何暇以逸欲導諸侯。知天工不可曠。則選任唯恐其不嚴。而何敢以非才曠厥職。

天敍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因天理以立教。一於敬而其教行。順天理以施政。至於勤而其政立。夫典禮施諸教化。命討施諸政事。二者皆出天理之自然。非君臣所自爲也。故典者天敍。因而惇之。禮者天秩。因而庸之。君臣必以寅恭而爲心。則有以和衷而教化立矣。德者天所命。於是章之以五服。罪者天所討。於是用之以五刑。君臣必皆懋勉而不怠。則有以施諸政事而刑賞當矣。

天聰明止敬哉有土。

〔破〕天人之理爲無二。人君之心當無忽。

達于上下。只是言此理。通乎上下。初無間隔耳。

天人之理本貫通而無間人君不可不以敬存心能推敬天之心以敬民卽民無不安者矣皐陶所以以是終安民之謨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遜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爲問大臣公天下以爲對尙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皐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皐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者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贊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爲求言之至大禹爲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皐陶之心無間然矣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此是聖人除患興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種故暨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懋遷有無化居然後烝民乃皆得粒食而萬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

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興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

聖人視天下之飢溺猶己飢溺之故汲汲焉興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修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申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毫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特稱帝以告之舜所以卽俞而然之也愼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愼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

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處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於天天必

申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汩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於民自絕於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

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徵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申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祐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亦人君愼乃位如前所云耳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爲重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爲者皆臣職之所當爲者也故舜資禹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爲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爲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翼汝爲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衆職任之□□

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舉履。皆爲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愧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乎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攷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詩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爲之聽審也。

予違汝弼。汝毋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欲臣之忠於君。必戒之以敬其職。近乎君者臣也。故君有過則當正。不可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者。何也。蓋居近臣之職。必敬存乎心。自不容不盡心於吾君也。故能忠必本於能敬。怠於其職者。未有能忠於所事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聖人不忍輕於棄人。故所以激勵之。以須其遷善改過者。由輕而重。以漸而遠。無所不用其極。夫小人

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卽不知自媿。故使之射侯以明之。明者。別白之而其情狀呈露。不可復揜。蓋輕以辱之。使其知媿而自改也。若猶未也。卽以鞭扑焉。撻之辱甚於射侯之明矣。而又不改。卽從而證其過於書。蓋撻之辱行於一時。而書之證垂之不朽。其辱又有甚焉。有人心者宜惕然知所恐懼。而翻然求所以自新矣。聖人之待頑讒若此。豈惡其人而□□待之哉。爲此者政欲其改過。而並生於天地之間也。蓋人之生也直。今頑讒而不直。是失其生理矣。雖生猶死。何足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與人羣居哉。苟無以教之。是棄其人而不得齒羣類矣。非聖人之心也。既用三者之教。卽庶其知媿而能改矣。故使樂工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蓋言者心之聲也。其心莊則其言中於理矣。果如是。是能改者也。承之庸之。使有服在百僚。而聖人欲並生之心始得以直遂矣。如其不改。是不可誨化者也。然後刑以威之。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聖人豈輕於絕人哉。不教而殺。非聖人之本心。而欲與並生。乃聖人之初意。至此蓋亦無可奈何。所謂不得已而後刑之也。此足以見聖人忠厚之至。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德之所及者遠。故賢之所用者多。夫惟有聖德之君。自有以致多賢之助。故禹以頑讒爲難化。而惟恐聖德之未至。以爲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於盛德之中。如是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有帝臣之願。惟帝舉而用之。蓋無非可用者矣。彼頑讒之未化。豈足慮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聽言觀行者選賢之法。重賞酬功者乃待賢之禮。選之之初。必求其言行相副。其法不可以不密。有功於民則賞以車服。報之不可不厚。選之嚴則僥倖無所容。報之厚則爲善者知所勸。此聖世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人君盛德遠著。而足以感動四海之心。選任有方。足以激勵天下之賢士。則人必□□濯磨以須矣。何必憚庶頑讒說之難化。而欲加之以□□。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上言經理天下而遠近各有定制。下言□理□人而內外俱有成效。

聖人之疆理有內外之殊。而其成功無彼此之異。且聖人非徒疆理有其法。而統理又有其人焉。此其詳內略外。雖有不同。而其蹈行有功則一也。

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化行□下者。以大臣致治之功。故同列因得以明輔治之法。蓋□九功未敍之時。民救死不贍。何暇迪舜之德。今天下所以蹈行德教。化成俗美者。皆以汝養民之功。順序之故也。□是而猶有頑不率教而不迪德者。則皐陶方敬承汝□□敍。方施象刑以懲之。使知遷善以遠死。蓋九功未敍。□民無以爲生。

其陷於放僻邪侈者無怪也從而刑之□罔民矣今也六府修三事和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死無所憾入孝而出弟親親而尊尊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於此時而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則刑以威之非過矣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論聲樂感通之盛蓋無幽明人物之間也

樂一合一止即幽明人物無不感動及其九奏之餘而鳳皇靈瑞之物亦爲之來儀蓋樂至於九成則聲之和至此極矣感而至格□鳳皇其感召亦至此極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惟能和難和之聲斯能格難格之物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先以畏天之意形於言後以畏天之□□諸□所謂言之不足而嗟嘆之永歌之也夫畏天命者□無時無事而不□此□故君臣當盡其責也所謂喜者喜於乘時□□□也所謂起者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乘時□□之效也夫修人事所以保天命元首股肱各盡其道庶乎其可以圖天命而勿失矣天下之治自警懼而成至歌頌而極其歌頌之中而不忘戒勅之意者非聖人不能也

先述作歌之意後形詠歌之辭帝之欲戒勅天命於時與幾而歌之辭乃無一語及天命者蓋修人事卽所以謹天命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與前題同先述賡歌之意後乃形而爲歌天下之事當愼始而敬終□之所存敬之所存也故元首而明居上克明也股肱而良爲下克忠也皆能以敬存心者也夫如是故事之興者有序功之成者勿壞庶事各以敬而底其所也康者各止其所之謂君臣能以敬爲主念念不忘則興者有以鼓舞之□者有以核實之使不廢天下之事何莫不止其所

書義主意卷之二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之治水其急在於分別九州然後其治功方有所施不然則渙無統紀矣其隨山刊木通道路以定高山大川爲各州之疆域者乃敷土之工夫也蓋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莫非水其可見者山而已不隨山刊木則道路無由而通不因高山大川以爲疆界則九州何由而可別然禹別九州非用私智星土之法已有九野故在地者各有山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禹特因而別之耳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帝都乃治水所當先故首冀州壺口乃施功所始故云既載由壺口而梁岐由太原而岳陽由覃懷而衡漳又其施功先後之序也先帝都而後他州先壺口而後他處相其緩急之宜順其自然之勢所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因水以別州。而疆域由之以明。水勢有所歸而動植各遂其性。揚州之域。北至於淮。東南距海。蓋天下之勢。西北高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衆水之所聚也。有彭蠡焉。所以聚揚州上流之水。瀦而爲澤者也。有三江焉。所以疏揚州下流之水。流而入海者也。故彭蠡既瀦。而後隨陽之鳥得其所。三江既入。而後震澤之水底於定。止者鍾於澤而無泛濫之憂。行者趨於海而無橫流之患。豈惟動物得遂其性。篠簜之布生。草夭而木喬。凡植物皆得以遂其生矣。故因水所以辨州域。因物有以見水患之平。

淮海惟揚州止震澤底定。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其勢最下。衆水所歸。故北抵淮東南距海。而州域皆因水以辨焉。州域既辨。就其中而論之。卽有所謂彭蠡者。瀦上流以爲澤者也。有所謂三江者。疏下流以入海者也。彭蠡既瀦。卽水有所受。而陽鳥亦遂其所居。三江既入。卽水有所歸。而震澤亦爲之底定矣。物得以遂其性。水得以循其道。而平成之功著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聖人度田土之高下。而爲貢賦之重輕。其取於民者蓋有制也。揚州之土塗泥。故其田下下。賦出於田而人力有修廢。故有錯法以通之。貢出於土地之所生。故取金三品而不以爲過。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聖人度土田以爲貢賦其歲貢必有其常其入貢必有其道無不詳書而備錄之見其取於民有制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禹之導山亦所以導水蓋方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無可施功其可見者山耳故隨山刊木以疏殺其勢使蔽障通衆無所壅然後其流入海而無泛濫之虞及其平水土出而成川則濬川之功始可施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上不窮其源而下紀其入海荒遠在所略而內地在所詳且其所折分合皆隨其自然之勢而未嘗強爲疏導所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之謂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是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蓋上每州各言其所以故此總之以九州攸同則疆域有彼此地勢有遠近而平成之功無遠近之分彼此之間矣謂之四隩既宅則不獨冀之降邱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謂之九山刊旅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河渭源於雍江漢源於

梁淮水源於豫既瀦其源則水之流者有所歸矣荆之雲夢揚之震澤豫之菏澤既散見於各州之下至此總而結之則凡水之止者皆有所聚矣黑水入於南弱水流於西江漢朝宗於東今復總之以四海會同則凡水無不會於一矣此其作書之法也故於山川澤皆以九言因九州而言也獨四隩不言九以四海之涯言之也夫近海宜爲水所漸也今且可居則遠於海者可知矣

此蓋總結九州所載而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不可分上下截前面逐州所載是撒色此其撮總耳

〔破〕天下之勢歸於一天下之水歸於一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止三百里蔇二百里流

〔破〕聖人之疆理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當聖化大同之日正聖臣奏功之時

甘誓

五子之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前王垂戒夫長民者之不敢輕蓋以民生之係於國者爲甚重夫民所當重者也而輕之非前王垂訓

之意矣。前王之有天下。凡以得民焉耳。故其垂教戒後人者。無他焉。亦曰民至愚而神。可親而不可疏耳。非民之不可疏也。以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有以愛其民。未有能保其國者。前王之垂戒若此。爲後王者。不知所以遵而守之。其可哉。蓋太康不知遵乃祖大禹之訓。故盤於遊畋而不恤其民。以致失國。故厥弟五人。述大禹之訓以作歌。言皇祖之訓。非不昭如日星。爲子孫者。不能服膺弗失。而自底滅亡。亦復奈之何哉。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先王以盛德而君天下。其爲後世慮者。何其詳且遠也。而繼世以有天下者。乃不能紹其烈。得不深可歎也歟。昔者大禹以明明之德。爲萬邦之君。其德之所被者廣矣。猶恐天下後世有不得其所者焉。故著之典則。以示子孫。使後之人得以遵其成法以爲治。存鈞石於王府。使後之人不敢變其定制以厲民。夫其立經陳紀。而不遺於器數之微。則其所以爲後世慮者。蓋無所不用其極。其望於後人者何如也。爲子孫者世守之。雖以之長治久安可也。而奈之何有荒墜厥緒。而弗念如太康者乎。宜五子形諸聲嗟永歎而不能已也。

此題非是五子稱贊大禹。乃是感歎我祖憂深思遠。所以維持天下後世者。用意如此周備。豈不欲建千萬年治安之基。而我後之人。乃不能繼其志。述其事。一旦廢其成憲。自取覆亡。得不大可哀耶。故歷述其乃祖之用心。而感嘆之意。溢於言外。須如此作。方不失旨且活動。不然則死矣。前題亦然。

肖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前王經國之遠猷亦惟君盡君道臣盡臣職而已矣夫君臣不各盡其道而能定安邦國者蓋未之有也聖人垂訓豈不深切著明哉其爲謀固顯然而有徵以之保國固有隆而無替而其所以爲說者卽非有它也先王能恐懼修省而謹天戒於上臣人則奉法守職而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德明明而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於以保其邦國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君知所以畏天則臣知所以守法故職修於下者無或曠而德成於上者無以加矣夫君之所畏者天也能恐懼修省以謹天戒則知所以畏天矣臣之所守者法也能奉法守職以有常憲則知所以守法矣君臣上下各盡其所當爲而在朝之百官舉知修職業以輔其君內旣懷恐懼修省以爲心外得奉法守職者以爲助欲不爲明明后得乎旣爲明明后矣有不能保其國者乎此先王之訓所以明有徵驗而足以保安其國明而復昌苟天不見異而警戒之意荒入無法家拂士而讒諛之人至則德必將浸微而浸滅矣故懼桑穀之祥所以成大戊之中興而無面從之臣所以成帝舜之大聖古之有明徵者多矣夫君之所望於臣者如此居其位而不知所以治其事若羲和者豈能免於先王之誅乎

書義主意卷之三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必生聖人以治之。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言天之命湯不可辭。

上天所以賦予聖人以出羣之才識。蓋將擬之以君下而重其託也。則其誅暴止亂。豈聖人之得已哉。亦不過循常道以順天命耳。伐夏之事。衆人駭之以爲變。聖人視之以爲常。蓋既於天命所當然。則雖變亦常耳。

上天爲天下而生聖人。故聖人順天心以定天下。聖人豈有心於天下哉。亦順天而已矣。夫天錫聖人以智勇之資。豈私於聖人哉。萬邦待之而表正。禹服待之而纘承。是故爲天下而生聖人。而擬之以有

爲也。天固生之聖人固得而違之乎。故今之伐夏救民。亦惟率循乎典常。以奉順乎天命而已。是故不得而不爲也。夫以殷伐夏。以臣易君。謂天下之大變可也。仲虺以爲率其常。何哉。蓋迫於天命。有不得不爲。夫既不得不爲。是亦理當如此。雖變也。亦常也。果何慚之有哉。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是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故推原其故。以見天之厚聖人也。固將擬之以有爲。聖人出而應天。固不得而不爲。須如此發明。其意方明白。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聖人之德。其可稱道者非一端。而其孚於人者。亦非一日矣。夫其有諸己者備。而後入於人者深。古之人有能之者。湯是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其律己何如其嚴也。德懋者懋之以官。功懋者懋之以賞。其處事何莫不當也。誠於好善。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勇於自治。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其寬也克寬而不失於縱。其仁也克仁而不失於柔。是其德周於身。舉無可議。而凡有耳者無不聞。有目者無不見。其信於人也有素矣。今之伐夏。夫孰不知其爲誅暴救亂。而豈有疑其貪富貴利天下者哉。湯可以無慚也。此是仲虺釋湯之慚。而歷舉其德之足人聽聞者如此。以見其孚於人也有素。人必不疑其爲簒奪。若使平時無可稱道。一旦出而稱兵伐國。雖家置一喙以自解曰。吾非圖富貴。人必不信矣。何慚如之。湯平時無所嗜好。惟以克寬克仁爲事。則今日之事。非圖富貴明矣。如是說得本旨明顯意活。

又

聖人所以取信於天下者無他。公以存心。厚以臨民而已。夫私意不以累其中。而官賞必求其當。善在人而不忌。過在己而不吝。其秉心一於公而已。及其御下則居之以寬而不擾。行之以仁而不殘。其於德也彰於人之耳目而不可揜。信於人心而不可誣。湯之德所以足人之聽聞者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正功懋賞。

聖人惟心不役於物。故其行事各適其宜。夫官其德而賞其功。非心無私累者不能也。成湯惟不近聲色。不殖貨利。嗜好不足以動其中。故於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舉無不當者焉。聖人之所以異於人。以其無欲故耳。大抵人心無所欲。則處事咸當理。譬之清水而無泥滓。以汩之。豈不能鑒妍醜哉。使君心一蠱於聲色。則便佞者得志矣。溺於貨利。則聚斂者得志矣。

德日新。英邦惟懷。

君德無或間。則人心無不服矣。德之足以服人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成湯爲創業之君。故天下之所取正。亦後世之所取法者也。故當勉明大德。以建中於民。然中道豈徒然而立哉。外焉以義制事。內焉以禮制心。敬義夾持。則德明於己。而中建於彼矣。誠如是。則豈特有以爲法於天下。亦且可傳於後世矣。

湯之德固有諸己矣。固明矣。至此欲其益勉明之。使之有加無已。以之建中於民。使民有所視傚。以稱

表正萬邦之責。然義理無窮而標準難立。已有未正。何以正人。故以義制事則有以防之。事爲之著。動無一事之不中矣。以禮制心則有以謹之。念慮之微。而靜無一息之不中矣。以此昭德而德益明。以此建中而中可建。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豈特當世有所取正哉。將後世亦有所取法矣。此是仲虺勉湯處。其意在懋昭大德。使此心無息耳。建中於民非是效。是欲其立此中。到垂裕後昆。方是收效。

前兩句是欲其如此。中二句是實下工夫。後一句是言效驗。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善善惡惡。一循乎理之自然。此國家之所由盛也。夫忠良賢德。所以存者也。佑輔顯遂以固其存。弱昧亂亡。所以亡者也。兼攻取侮以推其亡。固存所以善其善。推亡所以惡其惡。善者存而惡者去。國其有不底於盛強者乎。董子所謂以善人居。猶長日益而不自知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當時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其於諸侯之國。推亡固存者多矣。仲虺亦因而勉之也。

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人君將欲善其後。必在謹其初。故凡天理之當然者不敢違。則於天眷之無窮者斯可必矣。夫人情孰不欲善終。以保無窮之天命。然始之不謹。而行事不足以當天心。是不知所以畏天。能自終者寡矣。故欲謹終者。惟於其始圖之。圖之何如。有禮者封植之。昏暴者覆亡之。斯二者天之道也。知吾惟欽崇乎

天道而不敢渝。則天命之在前者可以永保而弗墜。然則欲有終者。弗於其始圖之。可乎。仲虺所以爲湯勉也。

此題若平敍。散碎難作。今以下四句就釋上兩句。方有統紀。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正是謹之於平時。到永保天命。則是有終分曉矣。

湯誥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聖人念付畀爲甚重。故其憂民爲愈深。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聖人率諸侯以自新。既戒之以其所不可爲。必勉之以其所欲爲。夫弃法度而縱逸遊。諸侯所不當爲。守常道以承天休。則因其所欲爲者矣。禁其爲彼而導其爲此焉。此成湯所以與諸侯更始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此聖人之所以君天下也。夫以一人而統理萬方。固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而君之不德。於民何責焉。而昧者弗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矣。成湯蓋深燭厥理者也。故其誕告萬方者無它焉。以爲萬方有罪。皆予一人之所爲。而予一人有罪。豈汝萬民之所致。其責人也恕。其責己也嚴。斯其所以有君人之量。而爲聖人之心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賦人以一定之理者天也使民安於此理之有定者君也夫上帝降衷於民得此理以爲性無過弗及固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然民豈能悉由斯道而不戾乎有聖人者出而任君師之責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悉歸乎此理之中而無敢過無敢不及焉則能有以不失其常情而克安於斯道矣然則人君之於天下豈曰治之云乎修道以立教也此其責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聖人不掩人之能不匿己之過惟聽天所命而已其至公之心何如也夫以一人而居天下之上而不以至公存心可乎善者天所命善在人吾何敢蔽之而弗彰罪者天所討罪在己吾何敢自恕而弗咎其命其討一聽於帝而己無與焉於此見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而不自知其尊且貴矣夫人君執命討之權操威福之柄恆知有天之可畏則可矣否則妬賢疾能憚於改過將何所不至哉

伊訓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紹前王之德在謹其始而謹始之道以孝弟爲先其本之立在於親親而尊尊其化之行可以由近而達遠

紹前人之行者以謹始爲先謹始之道以孝弟爲重孝弟也者可由近而達之遠者也故伊尹之訓太

甲舉於此焉。以爲今王嗣前王之位。必思所以嗣前王之德。惟於其始圖之。失之於初。未有能善於其後者也。然所以謹始者不在乎它。求孝親以立愛。弟長以立敬。愛敬立於此而孝弟形於彼焉。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前王有功人倫。其修爲舉無可議。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積累安得不艱。其大業之所由興。皆盛德之所致也。伊尹恐太甲輕易天下。故以前王創業之艱者告之。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降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前王修己以敬。所以得天下。大臣克相其君。故有以安天下。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大臣所以開導其君。曉之以物理。使知不可妄動。告之以事理。欲其有所待循。其忠愛可謂至矣。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人君居天位。仰有以保天眷。下有以結民心。幽則有以典百神之祭。使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

可以安厥位苟敬不足而自絕於天仁政弗施而結怨於民誠意不足而鬼神弗歆其祀則其去也可立而待矣居天之位不其難乎誠不可以易而忽之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大臣書一以告其君言之詳者望之深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天求一德以爲神民主而尹與湯俱有一德以當天心此固天意之所屬也故能受天命以有九有天命之所歸亦人心之所向商之所以得天下豈偶然哉要亦德足以致之耳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任官必惟德惟材大臣必才全德備若此者何也蓋以人臣之職爲上欲輔成君德固不可非其人爲下欲撫安生民亦不可非其人也審如是則於選用之初安可以或輕必難之愼之使小人不得以才進可也既得其人之後所以待之安可無其道必惟和惟一使君子得以行其志可也始也防之嚴恐用非其人終也待之誠恐有人而不能竟其用如此君民有所託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

始焉德必取諸人。而後有以爲一己之善。終焉德有諸己。而足以感乎人。則宗廟享之。兆民賴之。而有以爲神人之慶。上言修德之由。下言德成之效。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大臣之致其事。固不敢專乎己。大臣之去其位。尤不敢忘乎君。古者大臣不幸而遇難處之時。以一方而任天下之寄。一旦其君可以即政。於是悉致其事。以其政而復之君者。是固不敢專也。然其欲退而猶懷依依之心。爲之深戒不已者。是又不忘乎君也。大臣之愛君。又豈以進退移易其心哉。其進而在朝。則必盡其匡輔之責。其退而在野。亦必盡其忠愛之心。大臣之愛君。蓋不以進退而異其心也。

說命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前述得說之由。後載命說之語。況爲帝之所賚。其出也有以異於人。況爲高宗之所資。其意欲有以輔乎已。

此題首尾高宗之言而中間一段。乃史臣所紀。恐難出題。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取諸物以喻其臣者其望切取諸天以喻其臣者其望深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小大之相維尊卑之相統皆天道之自然古之明王奉順天道分天下大之爲邦小之爲都統之以天子諸侯承之以大夫師長以尊臨卑以下奉上令行而禁止求得而欲從若此者豈有它哉蓋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欲以一人治天下者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惟至公故聰無不聞而明無不見聖人法天視聽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從治矣

〔破承〕聖人能有以法天道之至公則能有以合人心之大公蓋天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同也聖人之心既不能違乎天則臣民之心又豈能違乎聖人哉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人君於事幾之所當審者惟能致戒而心無所蔽則能致治而政無不美蓋事幾所在必當預防苟不戒之於早察之於微則必無以防未然之患而又何以成將來之休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君以言之可行者美其臣臣以言在所必行者望其君見古之君臣以躬行踐履爲貴而不徒以虛言爲足尙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人臣之職莫大於格君心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事者於此當先有以制之不可使之偏於一故譬之作酒醴資麴蘗作和羹資鹽梅皆調和醞釀於作之之初而不在於未成之後故正君亦在臣正於未動之先而不在矯正於事成之後此所以謂之訓志而必資其交修而不可或口也資臣以格心其說爲正詳篇信力行其自任爲甚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學必有本以致其末能篤信深念而積道有諸己教人所以居學之半始終無間而後德修於一身

〔破〕學由謙勤而有進既覺所得之充學兼始終而無間斷有自然得之妙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破〕學無間於己既有自得之妙法無愧於前斯無自用之失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述前人自任之重故功烈有以通乎天勸大臣盡事上之忠庶有以匹休於前人矣

大臣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既俾其君功格於上天。後王以輔君成德之責命臣。必欲其臣匹休於前人。蓋先王所以致功業之隆者。實以其臣能自任以天下之重。則爾臣今日之事我者。其可不以前人之事先王者爲心。而思與之同其休美哉。

惟后非賢不乂。止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述君臣相遇之難。賢君固欲資臣以繼一代之善治。盡臣下事君之敬。大臣必欲以己而承一人之美意。

書義主意卷之四

周書

泰誓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聖世之有天下豈偶然哉亦惟前王有盛德足以基大業耳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之德莫若文王文德之昭被同乎日月之照臨語其遠及則光於四方論其尤著則顯於西土蓋文王肇國在西土故尤著於所發之地也德之昭明如此則至矣極矣不可以有加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始於漢南四十國之歸中於天下三分其有二終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多方之大受非周其誰受之論德之著而曰惟我文考於以見文考之外無餘人受多方而亦曰惟我有周於此見非我有周蓋莫能受武王於誓師之際語其興邦之由而一則曰惟我二則曰惟我於以見聖人初無心於得天下而天下自不能不歸心於聖人也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

牧誓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原國都之所由建。推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王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揜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而懷德。其成功爲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敍其興王之故以告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致治。能盡其所當爲。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夫無爲必本於有爲。苟於其所當爲者或不力焉。欲以不勞而成功。難矣。昔者史臣於武王克商之後。歷敍其致治之由。列爵分土。而大小相維之制定。建

官位事。而任賢使能之道得。重民五教。使人知親親而尊尊。重食喪祭。使人知養生而送死。然後惇信明義以勵俗。崇德報功以奬善。則其於致治之方。蓋已無所不備矣。武王於此。果何事之可爲哉。固宜其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然則無爲而治。不基於有爲可乎。致治之要。備舉而無所遺。故可無爲而治矣。蓋天下之事。當爲者不得不爲。能爲其所當爲。則自無事之可爲矣。天下之大。土宇之廣。而欲以一人理之。不可也。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使各私其土。各子其人。而大小可以相維。遠近可以相制矣。封建行而所任者非聖人不可也。故建官必惟其賢。位事必惟其能。而統理者又有其人矣。綱紀既定而政事得以行乎其間。於是重民五教。使人知所以愛親敬長。重食喪祭。使人知所以養生送死。惇信明義。有以率之於其先。崇德報功。有以厚之於其後。凡其所當爲者。蓋已無不用其極矣。雖欲有爲。亦將何事之可爲乎。垂衣裳而天下治。蓋不待未明而求衣也。拱手而天下治。不待胼手而胝足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其禮專。其辭婉。

聖人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武王以十三年伐紂。卽以其年訪道於箕子。汲汲焉不敢少暇者。蓋知得天下之難。未若治天下之難。故其心不遑寧處如此。訪於箕子。乃與之言。非敢召而問之。其屈己以下賢。蓋將虛心以求道也。天之於民。默有以安定之。所以輔相保合其居止者。皆非有形迹

之可求。彝倫之敍。固有所不知也。聖人亦豈眞有所不知哉。退託於不知。見其求道之無已也。孟子云。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聖人因洛書之數。演而爲洪範九疇。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於此矣。

又

聖人因洛書之數。而敍洪範之疇。所以明經世之大法也。夫自初一至次九。數之出於天者也。自五行至福極。疇之敍於人者也。出於天者。以奇偶相間而爲九。敍於人者。以天人相因而爲九。數形而理以寓。範演而理遂明。然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是又居其中者爲之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故洪範之五行。卽虞書之六府。養民之具。無先於此。故九疇以此先焉。語其質則曰水火木金土。辨其性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異。別其味則有鹹苦辛酸甘之殊。反覆備舉。論至於味而後已焉。固以其爲民用之所急也。

又

論造化之綱則一言而有餘推造化之蘊則累言而不足夫造化以五行而備故明疇者以行爲先所以居一也五者非他水火木金土而已潤下炎上其爲性有不同作鹹作苦其爲味亦不一五者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者政以其五味之養人不容有一之或缺所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者是也故於民用也大矣

曰者自然而然作者成於用力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之所當從事者肅乂哲謀聖而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原於貌言視聽思君子之論所以自源徂流必要其極而後已欲人知所以修己也曰者自然而然有物必有則也作者出於用力盡性而後可以踐形也

此題大抵與前題相似皆重在第三節鹹苦酸辛甘者民生日用之所急肅乂哲謀聖乃盡性踐形之極功然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出於貌言視聽思曰者出於自然而然其作之則存乎其人而已五者在人所當從事者此也故謂之五事明疇者必究極而言之其意固有在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有物有則之理出於天而盡性踐形之學由諸人故貌之必恭此天也而充之以作肅則係諸人言之必從亦天也而充之以作乂則存乎其人焉至於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充之以作哲作謀作聖者亦如之蓋謂之曰者自然而然所以明其理之出於天也謂之作者係於用力所以明夫學之由於人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得是氣爲形而有貌言視聽思必得是理以爲性而爲恭從明聰睿此固其於賦予之初而爲衆人之所同若其由恭從明聰睿充而極之以爲肅乂哲謀聖此則成於修爲之後而爲君子之所獨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有緩急故序有先後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司空度地以安其居司徒敷教以成其性司寇司刑以禁其奸好會則有交際往來不承則有征誅侵伐急者在所先緩者在所後

又

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非一端而其事不能以無緩急故其序不容以無先後也禹第洪範位八政於次三箕子推而明之揭其綱於先詳其目於下而聖人所以經理天下之要備於此矣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故以此三者爲先焉司空度地以安其居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司徒敷教以成其性教之而有不承則必假刑以輔之故司寇掌禁以治其奸其爲民慮也悉矣然猶未也又爲之賓以待諸侯爲之師以討叛伐逆蓋順柔者接之以禮所以示勸也強梗者震

之以威。所以示懲也。聖人之治天下。果何所不用其極也哉。其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蓋不容有一事之或缺也。然聖人之治。使家給人足而禮教興化者。此聖人之本心。至於從事於威武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兵以不得已而後用。此所以獨居其末也。既知其事之不可缺。又知其序之不可亂。則於爲治也其庶乎。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一疇居中而王道明。一人在上而王道立。人君以身立教。有以溥盛福而無間。則天下由聖人之教。相與守正道而不踰矣。

又

君子卽中數以明皇極。惟吾道立於上。既有以福斯民之無間。則斯民與於下。自有以守斯道於無窮矣。建極在聖人。保極在天下。箕子別於五皇極之疇而極論之。夫別於次五者。皇極之疇。建其有極。人君之責明疇之君子揭其名。於先爲詳。其爲實於下。夫豈無意哉。人君以身立極。斂五福以錫庶民。使天下之人。無不被其賜。則斯民由嚮化以獲福。成相與保君之極。而一人之德教。雖歷久而長存。民之極非君無以建。君之極非民無以保。君民相與之盛。惟於曰皇極大明之世見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有爲有守。與不協於極。不罹於咎。此生質之美。可與爲善者也。故當念之愛之。及其徵於色。發於聲。則其踐履有足觀者矣。於是而錫之以福。以養其爲善之心。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蓋其錫之以福者。卽前日念之愛之之人。而終焉惟皇之極者。卽始焉有猷有爲有守。與夫不協于極之民也。

又

聖人納民於善。而其道無不周。人才服君之教。其效無以異。夫人品不同。聖人委曲而造就之。無所不用其極。此所以無一人自外於聖化者。是故庶民之中而有有爲有猷有守者。則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於極不罹於咎者。則受之而不拒。於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則錫之以福。養之有其道。鼓舞之有其方。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人也昔者則爲凡民。今則惟皇之極。而皆爲善人吉士之歸矣。豈一人自棄於聖化之外者哉。所謂皇極無棄人者固如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人才勉之以爲善。固求以善其國。必資之以爲善。而後有以善其身。蓋非賢才無以立邦家之基。非重祿無以爲賢者之勸。聖人立極。所以不能不致意於有位之人也。夫在位者而既有能矣。有爲矣。是固異於人矣。然未可自足也。必使之善羞其行而不已焉。則國勢由之而盛矣。然使祿不足以給其求。則飢寒之不恤。而何暇治禮義。凡厥正人。既富之以祿。而後可責其爲善焉。正人者在官之長。舉其長言之。則其他可知矣。孟子有言。民有恆產則有恆心。必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送死無所憾。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嗚呼。豈獨爲民而然哉。雖有位者。亦莫不然也。聖人審國勢而察人情。知國無仁賢。則不可以爲國。賢無所養。則不可以爲善。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曉之以人君大公之道所當由。必示之以人心固有之天不可失。聖賢反復歌詠。以感發乎人之心。無非欲其知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而已。是故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者。戒之使毋生於心。而所遵者王道。王義王路而已。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者。戒之使毋害於其事。而所知者王道之蕩蕩平平正直而已。斯世斯民。絕一己之私者。而舉由乎大公之道。所以禁止開導之者至矣。然猶以爲未也。又繼之以會其有極之說焉。蓋道曰王道。徒知教出於君而不敢不遵。極曰有極。則知理本固有。不容不會。且歸之矣。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君立教。則推原乎天。庶民由其教而有得者。則歸功於天子。蓋教雖出於君。而理則原於天也。

又

人君代天立教。一皆本諸天。庶民由教有得。則必歸功於其君。蓋理不出於天。則聖人無所爲立教。教

不立於君則民亦何所視效以復其性哉故爲之君者知有天而已而爲之民者亦知有君而已惟其知有天也故極之敷言不以爲己之言而是彝是訓卽所以爲帝之訓惟其知有君也故由乎敷言之訓以近乎天子之光則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凡尊君親上之不能已於言政以其是彝是訓之同乎帝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斯民能率教而不自絕於其君故斯民有言以歸功於其君蓋率教者民而主教者君君有覺其民則民有以頌其君矣夫以庶民之視天子蓋不勝其懸絕也求以近天子之光豈不難哉今也庶民於敷言之訓遵而行之以復其性而天子道德之光爲不遠矣夫以平時企望聖人而不可及一旦由其教以得之其歡欣悅懌之意爲何如耶謂天子作民父母以見其恩育之功不可忘謂天子爲天下王以見其君長乎己爲甚至凡其尊戴之念孰非得之覺悟之餘觀民之所以歸功於君而知建極之君其有功於民者固如此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論三德者舉其綱詳其目審其施而治道無餘蘊矣

又

治道不可以端名在施之各當其所耳蓋天下之治有經有權正直所以御其常此治之經也剛柔所

以應其變。此治之權也。是豈可以一端盡哉。德之所以有三。而三德所以敍之次六也。平康之世。則御之以正直。蓋無所事乎剛。而亦無所事乎柔也。然氣稟之偏。習俗之蔽。而不能無太過者焉。不能無不及者焉。一以正直御之。固有所不可者矣。故強弗友剛克。剛以克其剛。變友柔克。柔以克其柔。沈潛剛克者。以剛克柔。高明柔克者。以柔克剛。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以制其過。引其不及。使歸於中道而已。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任占者必得其人。事占卜者必有其道。觀諸稽疑之疇可見矣。稽疑者何。有疑焉而決之以卜筮是也。然其理精微而其事重。豈衆人所能與哉。故必愼擇其人而建立之。乃所以命卜筮也。然則任占者非得其人可乎。稽疑之設。所以慮人事之有過差而推衍之者也。卜以衍忒。其兆有五。曰雨曰霽蒙驛克是也。凡此七者而用各不同。卜筮者於此稽焉。則凡人事之吉凶得失。瞭然而可決矣。然則事占卜者。不有其道乎。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設蓍龜者以同患。故決吉凶者宜從衆。夫聖人卜筮之設。豈徒哉。卜之兆有五。占之體有二。其目有七而用各不同者。蓋惟擾人事之或有過差。故假此以推之。使人各有以先見其吉凶而爲之趨避。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誠如是則斷其凶者以決其趨向。惡可偏聽一人之論而不審哉。故司卜筮必三人。至其占決。則以二人之言爲斷。蓋善均徵衆。此不易之論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夫揆

之於心而不能無疑。則行之於事。不能保其無忒。故爲之卜筮以決之也。記所謂大事卜。小事筮。是也。然謀及卜筮。訊之一人足矣。必使三人參決焉。聖人之愼重於舉事何如哉。且占卜之用。不言取吉而止言衍忒。則聖人之心。未嘗惟利之是圖。亦惟恐其有過而不知覺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不可不愼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爲謀則先於人。決疑則先於神。是無不同則無不利矣。蓋神者龜與筮也。人者卿士庶民也。己有所疑。始則謀之於心。次則謀之於人。而謀之龜筮者。謀主於人故也。己有所疑。始則協之於神。次則協之於人。疑決於神故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事決諸人而無不協。則福集於國家者爲有餘。蓋舉事而合乎至公。此福所由以集也。是故國有大疑。內斷諸心。而吾心以爲然。謀之蓍龜。而蓍龜以爲可。參之卿士庶民。而卿士庶民以爲當。是幽明人己舉無異議者。其順天理合人心必矣。慮事如此。果焉往而不獲福哉。身之康強宜矣。且非徒福萃於一身而已。其餘慶延及於子孫焉。吉孰有加於此矣。苟惟命之蓍龜而不我告。猶參之臣民而甲可乙否。乃則斷行之。其輕舉妄動。悖天理。拂人情。禍敗不旋踵而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身之不免。子孫云乎哉。然則能定莫大之謀。而有無窮之福者宜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

天道之驗非一當其可之爲難天道之應無乖驗諸物而可見夫庶徵者何卽天道以驗人君行事之失得耳徵諸雨可見也矣而暘獨非可徵者乎驗之燠可見矣而寒與風獨非可徵者乎其所徵者固非一端也然其要係乎時與不時而已時也者其可之謂也苟五者備而無或缺又各以敍而應其時則其應將何如哉吾見庶草皆爲之蕃廡而豐茂其物之微者如此則其它固可知矣大抵天道之逆順固推之物生而可知然動物不足以見惟植物以天地爲父母者其榮悴開落足以驗天地之氣逆順爲何如而植物之中惟草爲脆弱易榮而易悴尤足以見燠寒雨暘之時與不時焉故特以庶草言之。

旅獒

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人君由謹德以膺常貢卽所貢以頒諸侯則予者非所輕而受者不敢褻矣夫古之明王以愼德之故四夷所以賓服方物所以畢來然無他玩好也惟服食器之常耳然亦非敢私之以爲一己之奉也昭之於異姓之邦使無替其職分之於伯叔之國以益厚其親其所以頒賜旣皆一人盛德之所致則人亦豈敢輕其物而不以德視其物乎夫方物而惟服食器用其受之非無名也頒賜而使修職展親與

之非無故也。君以德致之。而臣亦以德視之。德之不可亡也如此。

下截一題破云人君之所以賚侯國者。雖有親疎之不同。諸侯之所以重君物者無不同。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破〕人君之所以賚侯國者。雖有親疎之不同。諸侯之所以重君賜者無不同。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大臣致其重歎之辭者。所以恐人君之或怠。大臣致其防微之戒者。所以恐盛德之易虧。古之大臣。何其善於戒君歟。謂夫爲君者不可一息之不勤。一節之不謹。一息不勤。則怠慢之心由茲而啓。一節不謹。則盛大之德由此而虧。故吾心雖勤。而於或者之間尤所當謹。吾德雖大。而於一節之際尤所宜防。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聖人備盛德於一身。故能膺天眷而濟生民。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者。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賢者能繼前人之緒而有其德。故人君美賢者之德而尊其位。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賢君之命諸侯。因戒勉之辭而致期望之意。其忠厚之意可見矣。

康誥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聖人尚德而不任刑。其實既不可掩於人矣。故聖化由近以及遠。其終有以格乎天。昔者文王知德所當明也。而能明之。罰所當謹也。而能謹之。於鰥寡則不敢侮。而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刑其所當刑。其行事之實。有以暴著於民而不可掩。故始焉造我區夏。次焉修我有邦。終焉怙冒西土。聖化之行。自近及遠。而卒聞於上帝焉。始焉德有諸己。而爲民心之所歸。終焉德刑於人。而爲天眷之所屬。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之故哉。

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刑之輕重有秩然之敍。用刑者必大明之。使輕重不紊。以親其民。則民知所畏而勉於和矣。刑固不可以不明矣。而心尤不可不誠。夫去惡如去病。是誠於去惡者也。故民皆知惡不可畢棄咎。保善如保赤

子是誠於好善者也故民皆知向善而安於治

酒誥

古之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人雖自見者不必觀於物必也觀於人觀於物則但見妍醜觀於人則己之善惡事之是非無不盡見之也昧於妍媸特不能見吾身之容貌昧於得失則無以知吾身之善惡妍醜可以不見而善惡不可以不知若是則何藉於物而不觀於人哉以彼所言之是非而驗我所行之得失彼所非也從而改之吾因彼而後正我之所非彼所惡也從而更之吾因彼而後覺吾之所以失我之所行我不自知之而人實知之

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止惟其塗丹雘

人君能勤其所當爲大臣當勉其所未至其取諭之詳者蓋其責望之深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止庶邦丕享

前王以明德而懷諸侯者其化遠後王遵成法以懷諸侯者其效同蓋明德者人之所同得也前王既以此而懷來諸侯使之有所視效則後王之欲懷諸侯者其可不以前王爲法哉

皇天既付中國民止用懌先王受命

上天欲民之有所託。既付前王以立國之基。後王化民而無所拂。斯可慰前王得國之意。

書義主意卷之五

周書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化民必先乎臣。使之相觀而善。化人尤必謹其身。使下觀而化。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憂勤。以期享國之永者。必在乎以民心爲天命也。

洛誥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隆報工之禮。所以激勵其臣。使人有所勸。又明視紀功之書。以觀法羣臣。使人有所法。蓋紀之者以至答其旣往。則視之者以垂訓於將來。其所係者甚重也。夫有功而上不知。則人無所勸矣。今王命紀功宗。將論功以作元祀。所以報之如此。其厚者豈有它哉。故將使之厚輔王室耳。然紀功載籍。非人君所得私也。必以大示羣臣。使知功之高者不可抑而卑。卑者不可增而高。則人知所以自勉。而樂於趨事

赴功矣此不教之教也

又

大臣啓其君報功之祀不惟有以期於人又必有以盡諸己夫報人之有功固可以得人之盡心然報之不得其公則人亦將視傚而出於私矣在人則期其盡忠以輔己在己則責其盡公以示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臣有以盡其職而功在於國家不可掩則君得以安其道而誠尊於祀事者無間矣蓋臣勞則君逸皆自然之理也而況有盛德之臣如周公者乎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亦云至矣然且旁作穆穆和敬之容隨寓隨著而無有方所焉故其於方來治平之休益迓續而不止文武所勤之教咸振舉而不迷予沖子夫何爲乎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如此

多士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觀天之所眷乎君君之以奉乎天而天人相與之際爲可識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上則總言惟君子能所其無逸。其下申言其故。凡君子之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以其嘗力涉民事。而先知稼穡艱難。然後處於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知小人之依。自不能不所其無逸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上是歷敍中宗無逸之實。下言其享國永年之效。

餘題多有凶惡字樣。必不出。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大臣以己之所聞。而歷述前代聖賢之臣輔佐之功者。勉同列以匹休於前人也。古之大臣。何其勉同列之至歟。謂夫前代聖賢之君。其所以成功之小大者。皆賴夫聖賢之臣以爲之輔。則夫居今而輔君者。又何可不以昔之君臣有期歟。此大臣所以述己聞而致其拳拳之意也。雖其成功有小大之異。而此六臣者。皆能佐君致治而功及於後也。爲君奭者。可不思所以匹休於前人。而遂欲告老而歸乎。

又

有一代興王之君。必有一代興王之臣。不以創業守成而有間也。周公留召公。而歷舉商六臣之烈。蓋

將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君臣相遇其才德未必皆同也才德未必皆同而皆可致治或以聖輔聖或以賢輔賢或君聖臣賢或君賢臣聖是皆未可必也而其治效之淺深皆可得而驗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者也故能格於皇天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者也則能格於上帝太甲之保衡卽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於皇天佐太甲則有保安衡平之功天則大而無外帝則主宰之名也言天則帝無不在言帝則天有未盡此聖賢治效所由分也然周公特爲留召公發耳固非屑屑於是也公意亦曰君奭我周之保衡也我周之伊陟臣扈也我周之巫咸巫賢甘盤也輔成王而爲聖則格於皇天者固可期輔成王而爲賢則格於上帝者亦可致召公之賢周公之所不可無者又況成王幼沖撫艱危之運有覆巢取子之禍蓋凜如也茲爲何時而召公獨欲遠引自安乎周公獨勤固所不可辭成周宗社之重有非一才所能支一德所能維持者我之所聞於昔所以致治何莫非人臣叶贊之力虞夏君臣故不暇遠舉矣有如昔商之世湯之受命太甲繼世若太戊若祖乙若高宗莫不有賢聖之臣以成一代之治君奭獨不聞之乎商之於周固未遠也我之所聞於昔豈惟我聞之亦君之所素聞者聞我所聞獨不惻然興念乎必爲湯之伊尹而格於皇天使周之天命益以固可也爲太甲之保衡保安治平使周之治道穆穆迓衡可也爲太戊之伊陟臣扈格於上帝使周之定命足以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可也保乂王家使周之宗社屹然而奠安如巫咸之佐太戊訓誨輔翼使成王之德昭然如甘盤之於武丁亦可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得天眷之篤。故其國多賢才。得衆賢之助。故其君足以取信於天下。蓋人君鼓舞天下。在於得賢才。而賢才衆多。由於得天眷。觀於有商可見矣。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王屬望於大臣者。欲其有以爲民之表。尤欲其有以受君之憂。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協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効。尤當勉力以紹前王。而成其未至之功。

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諸侯能修政而善鄰。則上焉有以蕃屏王室。次焉有以親睦同姓。下焉有以乂安下民矣。夫王者之建諸侯。故將以此三者望之也。使爲諸侯者。國家閑暇。則般樂怠傲。而不知所以明其政刑。朝聘不修。而不知所以親睦鄰國。

多方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大臣之告君。致敬以盡其誠。歎嗟以動其聽者。唯欲其君審於用人。不以職任尊卑而有間耳。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大臣言必徵諸古者。蓋以君當可爲而有爲。臣必可言而後言。其致謹於得人爲何如也。

〔破承〕人君能急於求賢以事天。故大臣必慎於進賢以事君。蓋人君求賢。所以爲大臣進賢之地。而大臣進賢。所以副聖君求賢之心。苟事君之道盡。則事天之道。亦無有不盡者矣。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破〕大臣審於取人。而得其爲人之實。故能敬於告君。而陳其爲君之實。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官有尊卑內外之殊。其得人無內外尊卑之間。此可以見周室人才之盛。蓋莫大過於文王之時矣。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聖人不肯不侵臣職。而惟知責成臣下。故凡有司所司所守。聖人不以累於其心。夫君道逸而臣道勞。

故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愼皆未嘗有所兼惟訓勅有司牧夫之用命及違命者耳蓋賞罰之柄人君之所執而有司之事文王何敢與知焉任人之專於此可見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爲治之道莫急於用人凡其任重而責重者明以察之於其先專以任之於其後可也是道也豈惟可行於今曰故可以遵守於無窮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人君能奮揚威武有以服天下則其可以無愧於前人夫天下之大海表之廣皆神禹所嘗疆理者而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其耿光何所不至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大烈亦何莫不有先王包舉宇內一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後之以削弱不振而不能守成則豈不遏佚前人之休光隳前人之成烈

書義主意卷之六

周書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賢君能有以服天下。必內有以正朝廷。故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前代設官以圖治。其效無不同者。以前王爲官而擇人。其心無以異故也。夫成治效者。豈係官之衆寡哉。亦要於得人而已耳。吾歷觀諸古而有得於唐虞夏商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至簡也。然有百揆四岳以總治乎內。州牧侯伯以總其外。故庶政和而萬邦寧。夏商事繁。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若此者豈有它哉。以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唐虞以得人而致治。夏商亦寧。不以得人而成治功乎。

觀前代之致治。皆由於設官。當知聖主之爲治。莫急於得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繁簡雖不同。而體統

惟不紊故庶政和萬國安其治效無不同者致治之故原於設官審矣然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亦要於得人而已蓋惟官得其人此治效之所以不可及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天地弼予一人

〔破〕立大臣之任參贊者其才難立大臣以輔參贊者其責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觀王者之設官分職而天下之治無不舉者矣夫天下之治總於六卿其設官之名既殊而其所掌之職又安有不異者乎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之事君有其禮君之馭下有其權予於時巡述職之各以時見之矣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人臣之分職雖不同至於敬謹以盡其職至公以服乎人其爲道蓋無以異也故成王訓迪厥官於其卒也合尊卑小大同訓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

此題不甚體面若作只是戒勉之意。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破〕賢君勉衆臣以功業既欲其知所向而無怠尤欲其審所行而無疑

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至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前人既有功於民而有以得人心後人唯謹守其法則足以成治效昔周公師保萬民蓋深有功於殷民者故民懷其德而不能忘君陳往而繼周公之後豈必更張改作而外立一道以治之哉亦惟謹汝所司率循常道以懋昭周公之訓便常如周公之存則民將不勞而治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民性雖遷於物而終有可化之機人臣以身立教則無不變之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者民之生本自厚而不薄也其有不親不遜而流於薄者非它遷於外誘而失其正性耳雖違上所命而言教有所不行終從上所好而身率固無不可爾臣以化民爲職業夫豈有它哉惟敬五典而以教化爲先必在德而以躬行爲上誠如是則己正物正上好下甚昔之遷而薄者今皆變而爲厚始末之世升而爲大道之時化成俗易與隆古黎民於變時雍者無以異矣。

顧命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盡君道而臣又盡臣職其德著於下而功格於天天所以順聖人之道而重聖人之託也康王此言蓋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畢命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大臣有盛德成功則人君可以無爲而治矣昔者畢公以盛德而又能勤小物其修諸己者密矣弼亮四世其忠於國也久矣故正色率下而無不敬服其言以德足服乎人也休嘉之績多於先王之世以其不懈於位也德望著於人勳勞著於國則爲之君者復何爲哉固可垂衣拱手以仰其成績而已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爲化誨殷士而設殷之庶士席寵惟舊其資富矣苟無以訓之則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何以使之全其性命之正而不至天遏以戕其生哉然訓非假於它也訓之以德使無致以蕩陵德訓之以義使無至於怙侈滅義此蓋人心所固有亦其所同有衆人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也以是爲訓訓莫大焉然是

道也。古人有行之者矣。稽諸古以爲訓。則民曉然知所趨。知由德入。則可以壽。將自不懈於用力矣。豈有無徵不信之患哉。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破〕治道足以繼前人。則治效足以及天下。

君牙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上言施教之方。下言立教之本。夫五典者。當宏以敷之。民則者。當敬以和之。爲司徒者。其責固當如此。然而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身正則罔敢弗正。心中則罔敢弗中。與其以人治人。曷若以己繩人之爲易也。以其有常。則謂之典。以其一言。則謂之則。以其無所偏倚。謂之正中。其實一也。既中且正。則民不期而和。五典不期而自敷矣。

又

施教固有其方。立教必有其本。夫五典則宏而敷之。民則則敬以和之。爲司徒以設教。其法固當如此。然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所謂敷五典而和民則者。豈有他哉。不過恐其過中失正故耳。爾身克正。而所履無邪行。則人孰敢不出於正。爾心果中。而所存無邪思。則人孰敢不中。然則以己率人。又所以爲立教之本也。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王功德兼隆所以垂後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人臣謹守成法則其施之政治亦安往而不得其當哉夫以文顯於前有莫大之謨武承於後有莫大之烈其功德可謂各□其盛矣啓佑後人咸正罔缺其於子孫長遠慮寧有未至者乎爲大臣者不在乎他惟敬明乃訓毋得昏迷使文武之道不墜於地則用以奉順乎先王用以對揚文武光命用之以追配前人將無施而不可矣

罔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古之聖君有衆賢之助而尤資其助於近臣故不惟有以善其身而又有以善天下夫以聰明齊聖如文武則其德已盛矣小大之臣咸懷良忠則賢者聚於□矣若無所待於近臣之助也然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足而不致意於擇人故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其辟薰陶漸漬助莫大焉是以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則無有不臧其言動舉無所議下民爲之敬順而萬邦咸底乂安天下之大亦無不被其澤者焉近而有以善一身遠而有以善天下是則得人之助與爲多焉爲人君者而不愼擇乎近臣固不可也

呂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德以感之於先。刑以輔之於後。不然則民不見德。惟戮是聞。非聖人先德教後刑□□□矣。古人刑□之設。□豈其然。其君穆穆以在上。明明以在下。君臣合德。昭著於四方。下觀而化。惟德是勤。固其宜矣。夫然後明於五刑。使無失之過以治其民。所以然者。刑以弼教。輔其常性。所不可廢也。夫豈恃之以求逞哉。

又

古者聖人先德教而後刑罰。示之以身率之教而人無不化。然後明刑以輔之。蓋刑爲弼教而設。所以輔民常性。而非視之以爲治也。苟君臣無德以先之。則出治之本無所寄。乃汲汲於用刑以防民。吾恐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者有矣。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刑足以輔教而無所忽。則福集於君民者爲無窮。古人之用刑。豈徒然哉。蓋將以治道之有不及也。故必敬謹於五刑之施。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而無一毫之敢忽。夫如是則一人受其慶於身。兆民賴其慶於下。安寧之休。將永久而不替矣。敬刑之效。固至此歟。所謂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者。蓋如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法以人情世變而爲操縱。其用雖有不同。而其理要不可易。夫刑以懲有死也。然適輕下服。適重上服。至罰之輕重。亦皆有權。蓋因人而爲之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因世變而爲之輕重者也。若是者何也。人之過故不同。世之治亂亦異。故當以不齊齊之。而非可膠於一定也。夫世輕世重。雖齊之以不齊。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其間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也。夫豈漫無統紀。而可以私意高下於其間哉。

又

刑與罰因人情世變。而不可以定法拘。然就其中固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在。典獄者所當知也。夫重之則爲刑。輕之則爲罰。然上刑而適輕。則下服。下刑而適重。則上服。至於罪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所謂因人情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所謂因世變而爲輕重者也。凡若此者。豈有他哉。蓋人情世變之不齊。故當以不齊齊之。然當輕而輕。不可增而重。當重而重。不可降而輕。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所謂雖權也實經也。然則於不可執一之中。未嘗無確然一定之理耳。

文侯之命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聖人盡修己之道。至有以格於天。資大臣之助。故有於安其位。

費誓

秦誓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大臣有好善之量則國家蒙好善之福夫好善優於天下而況於國乎有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無忌疾之私人之彥聖中心好之甚於口所稱美不謂之能容可乎故曰實能容之夫如是則有才者無不容有善者無不錄久安長治之效率於此乎基之爲子孫者得以垂拱而仰成爲黎民者得以安生而樂善非幸也宜也推其所自非好善之大臣能致此乎宜穆公思得是人而任之也

又

人臣有好善之誠斯足爲國家之福夫所貴乎大臣者以其能容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才成天下之治子孫恃之以爲固生民賴之以爲安固有不期而然者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書義主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者　王充耘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國難後一律九折實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書義主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者　王充耘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國難後一律九折實收